

誠齋集

二九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碑

宋故左丞相節度使雍國公贈太師謚忠

肅虞公神道碑

自昔立國者不幸當強虎狼之敵非得天下之大
勢國未易立也大勢一得則萬億年之基可定於
一月不然百戰萬舉何益於成敗之數是故吳以
赤壁晉以淝水吾宋以牛渚皆以一月之大勢定
基而立國者然赤壁淝水之役乘其方銳之初君

子以為易牛渚之役振於婁敗之後君子以為難
客有問者曰事難而功反易何也曰我

高宗皇帝知人如堯善任使如漢高祖而已其人
受任使者為誰曰丞相虞公公有勇力乎曰否公
儒者也公非賁育公焉得力公有機數乎曰否公
德人也公非孫吳公焉得數然則曷濟登茲曰忠
誠而已方諸將皆遁而我師大潰公身先冒死以
激怯懦不以忠乎方虜酋遺吾元帥書以行碁
間公昌言其詐以安危疑不以誠乎夫大忠可以
貫日月何人不感至誠可以動金石何人不懷感

一而萬從懷一而萬順惟吾所嚮何敵不克何難
不濟何功不成哉故曰公之成功忠誠而已客曰
足矣然君子以謂堯之知人猶失之鯀漢祖之善
任使猶失之綰與滎今我高宗一舉而得公公
一戰而定國故公之功難於周公瑾謝幼度而
高宗之聖賢於堯與漢祖遠矣嗚呼盛哉公諱允
文字彬父隆州人也系出周虞仲在六國曰卿在
唐曰世南世南七世曰殷守仁壽郡即隆州也因
家焉曾祖昭白祖軒父祺皆贈太師周魏秦國公
仕至左中奉大夫德陽縣男潼川府路轉運判官

初秦公未有子禱于梓潼神是夕夢入一官府見一大官衮冕迎秦公執客主禮甚敬主人忽指其側一人介冑而立者曰此為而子秦國夫人娠公將生戶外有異光云六歲暗誦六經十歲賦詩有驚人語諸老知其遠器未冠屬文有能名初不欲以門子進秦公曰汝薄吾澤耶公乃拜命鎖廳試凡四薦名至紹興二十四年第進士竟如志初仕監成都府推茶司賣引所又監雅州名山縣茶場權四川都大提舉茶馬司幹辦公事四川總領所辟老幹辦行在分老戶部糧料院既登第轉左奉

議郎通判彭州未赴制置司檄權黎州改知渠州
召除秘書丞兼兵部員外郎兼實錄院檢討官兼
國史院編修官除吏部員外郎兼權樞密院檢詳
又兼檢正又兼右司員外郎除起居舍人兼權中
書舍人假工部尚書使虜師除中書舍人兼直學
士院兼侍講為江淮督視府參謀軍事拜兵部尚
書川陝宣諭使 孝宗即位徙知夔州未上召除
敷文閣學士知太平州改兵部尚書兼湖北京西
宣諭使就陞制置使改顯謨閣學士知平江府徙
知潼川府未上再知平江府召拜端明殿學士同

策書樞密院事改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未
幾以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召拜知
樞密院事又以知樞密院事為四川宣撫使召拜
樞密使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
密使兼制國用使濟國公迂左丞相兼樞密使準
國公終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雍國公
以少傳致仕薨贈少師又贈太傳謚忠肅

今上慶元元年贈太師公在茶馬司使長賈思誠
議增茗課公力諫不從謁告引去公在渠州地埆
民窶而常賦之外又行加歛流江一邑尤甚公亟

除之然後上聞歲減緡錢六万五千有奇遠民呼
舞考試類省所得多知名士宰臣沉該薦公於

高宗召見公猷言謂君道有三曰畏天曰安民曰

法 祖宗時論黜之 顯仁后崩百官入臨皆吉

服公獨變服有非之者公不改俄詔百官易服公
在西掖奏檜妻王贈希妙先生富民金鼎以奴事
檜而累官至閣門宣贊舍人給使元君實以結官
官而起除樞密副承旨公皆封還詔書吏部侍郎
汪應辰出知衢州公請留之時諸軍帥皆以官官
充承受公奏罷之紹興季年和戎既久虜情叵測

而朝廷翫愒晏然無虞公因見上力陳虜必渝盟寇來之道有五曰川陝曰荆襄曰淮東彼必不出於此必以正兵出淮西奇兵出海道宜為之備時上方在顯仁諒闇太息深以為然未幾公使虜館公者與公賓射公一發破的君臣驚異公見虜中猝猝輓芻粟肄舟師敏見上再申前言請備之上繼使徐度使虜還言虜無變意三十一年五月虜使來賀天申聖節因索將相大臣割兩淮地上始悟公前言乃以劉錡為淮東制置使京畿河北等路招討使軍于建康王權與錡姪玠副之九

月虜以重兵出淮東劉錡禦之元顏亮自將大軍
自壽春渡淮入寇衆號百万王權禦之既而二將
望風遁還而權以偽退誘虜為辭公料權必渡江
南奔白執政未信十月丁巳謀報權果渡江中外
大震上避殿減膳面諭宰臣議散百官浮海避狄
宰臣陳康伯曰不可於是上始聞公料權必敗語
謂公知兵心倚重焉急召李顯忠為淮西大將命
知樞密院兼義問督視江淮諸軍事以公為參謀
洪邁馮方俱入幕府庚申公辭行上曰卿詞臣不
當遣以卿洞達軍事姑為朕行公泣謝曰主憂臣

辱臣願盡死力辛酉公出脩門聞王權盡失淮西
劉錡盡失淮東錡亦託疾過江戊辰公至京口見
錡問兵敗狀錡抵闕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
公曰虜席卷兩淮直窺江表今日用兵為不得已乎
屬建康告急公與義問信道而進十一月壬申劉
汜又大敗于瓜洲逆亮以兵向采石即牛渚也甲
戌公與義問至建康是夜有詔罷劉錡以成閔代
召王權以李顯忠代於是義問檄公如池州招顯
忠領西師且犒師采石乙亥公行是日逆亮已次
采石刑白黑馬祭天期以誥朝渡江丙子公未至

采石十五里所已聞江北鼓聲震天公見官軍十
十五五坐道旁蓋王權敗軍也公念權已去顯忠
未來若坐待顯忠國事去矣呼而問之曰逆亮在
江北汝等何乃在此從者皆勸公還建康曰事勢
至此皆他人壞之且督府直委公犒師耳非委督
戰也彼自有將帥公柰何代人任責以速辜公曰
吾位從臣使虜濟江則國危吾亦安避今日之事
有進無退不敵則死之等死耳退而死不若進而
死死吾節也策馬至采石趨水濱望見江北虜兵
連營三十餘里不見其後号七十萬馬倍之而王

摧潰兵止一万八千人馬數百而已諸將已為遁
計公召其將時俊張振戴皋盛新王琪勞問之曰
虜万一過江汝輩走亦何之今前控大江地利在
我孰若死中求生乎且朝廷養汝輩三十年乃
不得一戰報國乎衆皆曰豈不欲戰誰主張者公
覺其可以義動因誦言曰汝輩止坐王權之謬至
此今朝廷已別選將將此軍矣衆愕立曰誰也
曰李顯忠衆皆曰得人矣公曰今顯忠未至而虜
以來月過江我當身先進死與諸公勦力決一戰
何如且天子出內帑金帛九百萬給節度承宣

觀察使告身今皆在此有功即發帑賞之書告授
之若有遁者我亦畝報某用命某不用命衆皆曰
如此則我輩效命有所付矣請為舍人一戰公即
與時俊等謀整步騎為陣分戈船為五其二上下
東西兩涯為遊軍其一載精兵於中流以待戰其
二伏內港以備不測號令甫畢公復上馬至水濱
見北岸有一高臺其上立大朱繡旗左右各二環
立侍者中張一大黃蓋有一人被黃金鎧據胡床
坐其下者逆亮也忽虜衆大呼聲動天地亮親乘
一小朱旗麾舟數百艘絕江而來一瞬間七十餘

舟已達南岸其登岸者與官軍戰我師小卻公乘
馬往來陣間顧見時俊撫其背曰汝膽略聞四方
今可作氣否若立陣後則兒女子耳俊回顧曰舍
人在此耶即手揮双長刀出陣奮擊士皆殊死戰
無不一當百俘斬略盡其中流者船小而卒衆又
自爭舟兵刃隔塞運掉不俊而我之蒙衝往來如
飛橫突亂刺虜舟破溺死者數万頃刻江水為舟
虜引餘舟遁去公命強弓勁弩追射之虜兵多傷
至夜師還數尸四千有七百殺万户二人生得千
戶五人女真五百人是夕公具捷奏以聞推牛釀

酒大饗將士公謂虜明日必復來乃與諸將再往
水濱整列步騎戈船出海鱣船五之二以其半直
北岸上流揚林河口以遏虜舟之所自出丁丑虜
衆如牆而進我師射之應弦而倒死者萬計舟來
未已海鱣逆擊虜舟大敗顧見我師扼其畝路即
縱火自焚我師舉火盡焚其餘二百艘逆亮遁去
入揚州留遣一騎移書招王摧其辭若與摧有宿
約者公觀其書摧之將佐變色公慮生變即顧諸
將曰此反間也欲以攜我衆耳諸將拜曰賴公之
明當效死以報是日李顯忠至公諭之曰京口無

備我今欲往公能分兵見助否顯忠曰惟命即分
李捧軍一萬六千人及戈船百艘會京口庚辰公
至京口謁劉錡問疾錡執公手曰疾何必問

朝廷養兵三十年我輩一技不施今日大功乃出
於一儒者我輩媿死矣時京口止有戰艦二十四
艘會李顯忠戈船亦至公與楊存中成閔謀曰虜
棄米石來此欲出我不意我宜反出其不意庚寅
大閱舟師大而蒙衝小而海鰐皆外塹板城中運
機輪但見舟行不見有人三周金山沂泗往來矯
如白龍奴飛水上風濤掀天江水盡沸北岸諸酋